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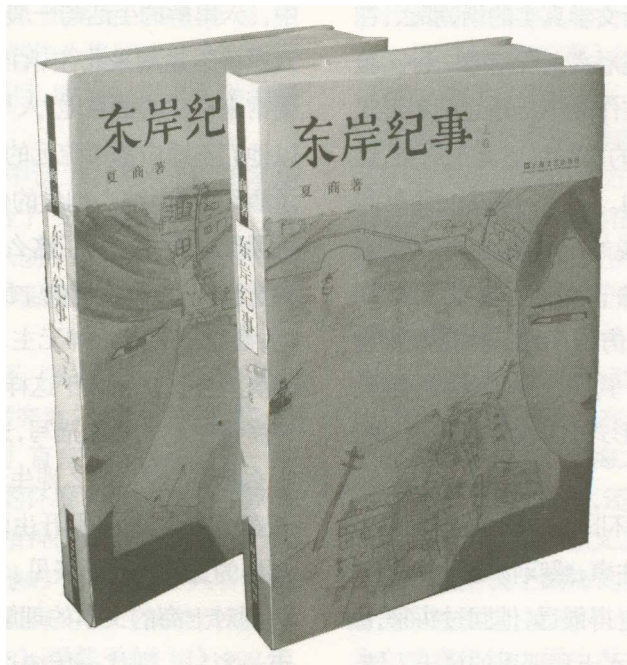
# 浦东的怀旧与乡愁

杨扬

从文学渊源关系看,夏商的小说与强调文学实验、注重叙述技巧的先锋文学关系密切。这类小说属于小众艺术,作家的主观特征明显,阅读上需要读者有极大的耐心,顺着作家的思路,亦步亦趋,缓缓前行。如果用一个词来命名这类小说,我想应该是反常规小说。小说怎么读不懂,作者就怎么写,这种陌生化的形式探索,在20世纪80年代,大行其道,风靡一时。夏商的创作很长时间沿着这种风尚。90年代以来,一批最初涉足文学实验的先锋派作家,像苏童、余华等逐渐转向历史叙事,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具备写实风格的作品在文坛渐露端倪。相比于余华、苏童等快速转向,夏商反倒有些迟疑。他一直沉浸于文学实验,或者说具有实验风格的文学写作。在一些评论家心目中,他是属于少数几个坚守实验风格的小说家。但最近读到他的长篇新作《东岸纪事》,有点暗暗吃惊,夏商好像脱胎换骨,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变化。

《东岸纪事》写浦东,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80年代末。这种以地方区域为描写对象,通过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故事来表现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在今天实在是如过江之鲫,多得不能再多了,夏商的《东岸纪事》是不是想加入这类时代的大合唱?但细读之后,我感到夏商的作品有明显的风格特色,这种特色是混杂着各种复杂的时代感受,他好像要在这快速变化的时代潮流前,给自己确立起一个文学标杆,让大家看看上海的前世今生,让读者见识夏商式的文学表达。作品没有都市小说的喧嚣气息,但沾染着一丝难以

抹去的怀旧情绪。像一些喜欢标榜先锋实验的作家、批评家一样,夏商的文学记忆大概还停留在80年代。对照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80年代犹如梦幻一般,在夏商的作品中赶也赶不走。作品里到处是80年代的文学气息和氛围。那位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念书的乔乔,是80年代的文学青年,她参加诗社、恋爱、未婚先孕、出走、流落社会,最后与文学彻底绝缘,走上了经商之路。好像预先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文学隐喻,乔乔的身世象征着很多上世纪有乌托邦幻想的文学青年的命运归宿。乔乔很迷



人,但很坎坷。与乔乔有染的男人们动机单纯,他们希望乔乔风流依旧,光彩依旧,但岁月不饶人。看着日渐粗糙、粗俗的乔乔,他们不能不怀念过往那段如烟似梦的黄金岁月,有时内心还会浮现出一种淡淡的遗憾。如果乔乔依然是青春依旧该多好啊。这种发自内心的叹息,让人不能不对过往岁月的怀恋。有人说怀旧是一种时代病。美国批评家詹明信将怀旧视为最具后现代特色的时代症状,体现着一个人对当下历史的复杂

情感。如果说,现代理性所代表的批判传统,在现实面前是一种反省姿态的话,那么,后现代是在现代理性崩溃之后的一种感叹。《东岸纪事》对当下生活不是批判,而是焦虑,有时还混杂着淡淡的感伤。作者已经不像文学实验期那样对现实充满愤怒和谴责,而是变得宽容而抒情。作品徐徐展开的是一段一段委婉的故事,倾诉的冲动有时会突破叙事的常规,喷涌而出。如作品对刀美香在云南生活的讲述,竟然可以占据数万字的篇幅,在小说结构上似乎有一种过度膨胀。但静下心来慢慢回味这

样的叙述,似乎也有它的合理性。我们不妨可以将这看作是作者对一个在沪外乡人的性格把握,刀美香是需要这样相对称的叙述来匹配,否则,孤苦伶仃一个人,淤积于内心的孤独将让她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而且,她那种种孤独而拼命奋斗的生存激情,也无法在作品中有一种充分的显露。刀美香给小说带来一股原始的生命激情,让上海平淡而柔和的都市生活,平添了一种奇特的异域风俗。

夏商是一位长期浸润于先锋写作的实验文学作家,《东岸纪事》在他的写作历程中有一些变异。作者似乎对写实和历史有了一种回归。他要回忆历史,像复原真实一样展现作者心目中的历史镜像。但即便是这样,实验的痕迹也不可能从夏商笔下流逝。记得夏商很多年前说过,小说就是一种虚构的艺术,作家需要将一种虚构的东西通过文字笔墨来呈现比生活真实更有力的真实。如果我们将后一种真实称为文学真实的话,那么,在《东岸纪事》中,夏商还是在小说形式上维持着一种实验的风格。我以为这种实验风格在作品中是通过纪实形式体现的。夏商在小说中用不小的篇幅叙述浦东历史,这些历史记录,有些是有案可查的。还有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出现,作为故事小说的一种装饰,起到乱真的效果,如于双戈抢银行这一细节,让那些熟悉上海80年代新闻事件的人记忆犹新,仿佛小说不再是一种虚构,而是近乎回忆性质的自叙。其实这种仿真的小说处理方式,是纪实体文学的独特形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唤起怀旧的冲动。

《东岸纪事》如果是一部怀旧意味浓厚的作品,那倒也罢了,我们可以对照着上海往事,感叹物是人非,岁月流逝。但夏商并没有在这方面走得很远,他回过头来,像一位乡土作家那样专注于一方水土和那里的风土人情。因为浦东与上海的特殊关系,夏商要将浦东这块长久悬置于都市生活之外的乡土天地,收入自己的笔下。夏商是不是要像福克纳将目光紧紧盯住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城镇那样来描写浦东六里桥,这实在很难说,但对于曾一度着迷于实验小说的夏商来说,福克纳的小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夏商的《东岸纪事》是有那种方寸空间蕴含巨大历史包容性的特色,但在具体的小说技巧处理上,走的似乎不是西方现代派的路数,而是中国言志文学的抒情传统。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周作人曾将中国文学传

统区分为载道与言志两种路数,而新文学传统,尤其是新诗与小品文,在周作人看来,应该是延续了言志的传统。夏商不是散文家,而是小说家,但他不是一个“说书人”式的小说家,而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所以,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主观抒情特色,有一种诗歌语言的谜一样的形式感。整部小说的叙述空间有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抒写。六里桥的确是浦东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它非常具体,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那些生活在这一空间中的男男女女,也有不同于浦西人的做派。但夏商显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乡土叙事和乡土记忆,他是希望浅处着笔,呈现的是文学上海的另一张风貌。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代上海文学想象中,有这样的文学叙事和都市想像吗?我想是没有。夏商的小说不是想在独创方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而是他需要一种与他自己的感觉、经验以及叙述风格相适应的文学呈现方式。在他的记忆中,六里桥的生活与一般人们想象中的都市生活不同,六里桥不是南来北往、陌生人云集的都市,而是乡里乡亲常来常往的栖息地,人与人之间走得很近,因为近,所以他们不适应都市疏远的人际关系。即便是相亲之间有矛盾纠纷,但铭心刻骨的仇恨,似乎很少在作品人物身上展现。乔乔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最终她还是那么豁达和宽容,一点都不记仇。反倒是那些远离这片土地的人们,都显得有点六神无主,时不时地低头咀嚼浮上心头的淡淡乡愁。着眼于这样的乡土景观,《东岸纪事》有许许多多生动的场面描写,这些乡土风情在夏商笔下显得那么地强有力,那么地生气勃勃,放在上海都市文学的长廊中观赏,真是别开生面,因为有关上海的文学记忆,这样的文学表达不多见。夏商的这一文学表达,让我注意到对上海的文学的理解应该更深入,以往总是在城市—乡村、现代—传统这样的二元格局中把握城市文学,但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方式,在文学上似乎很少有一种积极的对应。文学上的中国城市想象,常常被锁定在底层文学和消费文化的风花雪月之间,那些接地气,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的文学叙事,理论上可以描述,但小说创作中成功的案例实在不多。夏商尝试用《东岸纪事》这样的表现方式来抒写,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关注。■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